吳都文粹續集

三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六

明 錢穀 撰

表文

蘇州刺史謝上表 白居易

臣某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蘓州諸軍

事守蘇州刺史臣以今年三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

五日到本州當日上訖[illegible]龍在藩條祇命荷恩以

[illegible]育伏惟皇帝陛下嗣膺

歴數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恤黎
元實陛下惟良之秩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
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
能已蒙寵榮入叅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獎飾具載
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況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
諸州蘇為最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
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
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

若節惟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論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涵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慚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蘇州謝上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始從郎署出領郡章承命若驚省躬增感伏惟皇帝

陛下受上玄之眷祐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為御史在臺三載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錄用並聞虛名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藩憲宗皇帝後知事情却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應運重光物無廢墜收拾耆舊塵忝班行既幸逢時常思展効在集賢院四換星霜供奉新書二千餘卷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

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誠重戀闕滋深石室之書空
留筆札金閨之籍已去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
聖慈弘納不隔卑微面辭之日特許升殿天顏咫尺臣
禮兢惶不敢盡言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光於九陌之
間受訓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六日到任
上訖伏以水災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宣皇風慰彼黎庶
臣聞有味之物蠹魚必生有才之人讒言必至事理如此
古今同途了然辨之惟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

天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
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及親為榮

蘇州謝賑賜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三月十五日敕蘇州宜賜米一十二
萬石委刺史據户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百姓伏以臣
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月到任
奉宣聖旨閭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閭里備知凋瘵方
據事實以便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有賑卹救其

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歎嵗同有年之慶臣忝為長吏倍萬常情無任感激忭躍之至

蘇州韋中丞自代狀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使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歴務皆有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令預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當州者口賦

首出諸郡況經災沴切在撫綏尚省無能輙敢公舉司
權兗之利誠藉乎才流豈弟之風以維邦本非敢臆說以
塞詔書今具奏聞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
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疎濶
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
遇擢授名邦實荷弘奬慚非令器伏以當州縣大祲之

後物力蕭然飢寒須仆相枕於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
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
望懇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右某素之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
守教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具上陳
皆可具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
良之政猥蒙朝奬特降命書顧遊掖之腐儒披華章之

貴服有黷陟明之典誠挌彼其之譏限以官守不獲拜謝
瞻望榮感心魂載馳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
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霑陋質虛黷陟明之典恐
興彼其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謝臣起自書生業
文入仕德宗朝為御史以孤貞在臺順宗朝為郎官以
緣累出省憲宗皇帝浸知其冤特降赦書追赴京國緣

有虛心稱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潛毀巧言易信
孤憤難伸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
振淹滯哀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微勞
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署省重領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
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
恭守詔條上稟睿筭下求人瘼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
免流移漸臻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
微臣薄劣能致臣素乏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之

娛性拙無博奕之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飲食忘味曾經誣毀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聰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苦節既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環玦以徘徊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范仲淹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震

惶無地叨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
秘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於舜門一第為榮四
方無効爰自書林預選柱籍升華恥汨沒以懷安或感
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
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
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
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
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

日月垂光江海等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絶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薦加寵數而况闢圖書之府竊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於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遷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内守樸忠外脩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終始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云云

知平江府謝表　　孫覿

詔級疏恩忽返南遷之役褒封避罷又分東顧之憂擢
升内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愚憑愚護短見
誚褊衷觸情妄行自作奇禍厚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寬
東市鈇鉞之誅永畀南海蟲蛇之侶仰止覆盆之照俯
矜種豆之冤投豺遽屏於遠方敗屨再升於華幄豈堪
老退治筆硯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於神武純誠備
罄全度務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列從臣之托心勞政拙
已憂魏鄶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吳牛之尚喘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
王之業小雅盡廢賡周宣撥亂之詩深念三呉列郡之
餘敃畀千里藩宣之重宛其老矣自惟無益於縣官卧
而護之尚欲兼安夫民吏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內閣寶儲促上遂嚴之直全呉巨屏叨居方面之崇欣
逢白首之遺民還復青氊之舊物恍如昨面祇忝明恩
中謝伏念臣涉世潤踈空慚懵學逢辰休顯浸冒官榮

獨荷三朝識拔之恩偏歷兩禁高華之選分符海上漸
收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尋陳迹宣布
寬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隣雞犬一空盜賊之
餘閭里呻吟田萊蕪沒攀金城之柳衰病何以堪之訪
元都之桃飄零殆無存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官人作
哲厚下施仁俯憐簪履之遺加惠桑榆之晚撫三江之
壤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之臣望神山而已遠幸擢官
於小郡早沐輝榮旋移牧夫通都彌慙保障從此撫綏

凋瘵申畫封圻虎頭食肉猶妄意於古人馬革裹屍庶捐軀於異日

辭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臣資稟蠢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負天下之至寃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覰望發卒圍守至持梃擊析以衛終則羣盜入室指為奸細又探囊胠篋而趨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亡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叨嚴詔俾還禁垣削罪籍於城旦之舂收積物

於從臣之槀閭閻驚嘆弛拘維之禁交親改觀通問遺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憊奔走造朝而積憂薰心形瘵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強於馳驅俟駕而行罪不容於逋慢恍辭上扣全度矜從擢之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涼匪彌積虎皇卧漳濵之疴尚未逃於鬼責冒鵜梁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嘗膽卧薪莫追往咎謬當叩轅擊壤以俟太平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白居易

浙右列城吳郡為大地廣人庶舊稱難理多選他郡二千石之良者轉而遷焉鄧州刺史張正甫自領南陽僅經三載廣平清簡以臨其人人安政和治行第一宜以大郡推而廣之用旌前勞且佇來効可蘇州刺史

賜工部尚書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文天祥詔

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史罔不曰艱惟時魁儒秉忠

倡義獎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為之增重人心恃以為
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惟長江
之險要未復畿甸之守備當嚴卿以太常伯兼領二使
表裏撐拄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清寇氛儒帥一臨士
勇百倍用保乂我文祖受民茲惟豐芑貽謀之意虔共
綏靖紓朕宵旰之憂勤所辭不允正言曾唯奏吳門與
區今為邊地掄魁雋望忠孝勤王軍中喧騰小范甲兵
之謠河上尚稽先世節制之命德裕元年八月二十七

曰

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浙西江東制置

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除端

明殿學士制

敕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遹降

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承明之邃職内以

傳綸廷之彦外以褒師閫之賢王素之牧平凉程勘之

涖益都皆膺玆選令得其人具官文天祥實學濟時英

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槩質於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於
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國勢張不負素
定之謀允為寡二之傑翰蕃啓爾修扞疆宇命爾攘除
予欲壯浙西之略予欲復江表之封將聳前茅之令軍
成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崇惟名之至者功必集
乃躋班規殿之峻以增華帥閫之嚴噫邦咸喜戎有良
翰茂對陟明之渥身雖外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勲

德祐元年九月十六日賜端明殿學士浙西江

東制置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手詔

詔曰御東忠忱以濟時難倡義旅以衛王室經營四方如召虎奬率三軍如武侯爰始常伯之英趣奮制閫之寄將士用命遂迅掃於妖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有嘉體國之志亟奏克敵之勳元戎啓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盌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副細色二十匹纈羅二十匹龍涎香三十餅度金香盒一具十兩清馥香三十帖龍茶十觔至可領

也故茲札示其體吾倚注之至意

胡琴婢勝兒出宋无啽囈集

吳俗祈恩泰伯祠爭圖輿馬獻新奇文王三讓周天下

翻愛胡琴寵勝兒

吳泰伯祠在閶門之西每春市人相率牲醴多圖善馬綵輿美女以獻飾以金銀復以輕綃畫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舊繪者名之為勝兒蓋他獻者無以為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

酒於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不酣命酌人間酒一杯已醉乃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逤撥四弦攏撚三五聲喚起邊風對明月大聲嘈嘈奔淈淈浪蹙波間倒溟渤小弦切切怨且咽鬼哭神悲秋蟋蟀側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

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梁州未作西戎窟纖歌妙舞揚昇平不省烟塵遽蓬孛太平之末兵戈興汗血奔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内臣民皆鼎沸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明月望青天怨氣冲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閒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寧復卹今朝閒撿梁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得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

兒有妬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痞歌傳於吳中

王敬伯歌宛轉歌二首　　唐　郎

風已清月朗琴復鳴掩抑悲千態慇懃是一聲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為雙鴻鵠比翼共翱翔

日已暮長簷鳥應度此時望君君不来此時思君君不顧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棲宿願為形與影出入恒相逐

同前二首　　劉方平

星參差月二八燈五枚黃鶴瑤琴將別去芙蓉羽帳惜空垂歌宛轉宛轉恨無窮願爲波與浪俱起碧流中

曉將近黃姑織女銀河盡九曲錦衾無復情千金寶鏡誰能引歌宛轉宛轉傷別離願作楊與柳同向玉窻垂

同前　　江總

九夕天河白露明八月濤水秋風驚樓中恒聞哀響曲塘上復有辛苦行不解何意悲秋氣直置無秋悲自生不怨前階促織鳴偏愁便路擣衣聲別燕差池自有返

離蟬寂寞詎含情雲聚含情四望臺月冷相思九重觀
欲題芍藥詩不成來采芙蓉花已散金尊送曲韓娥起
玉柱調絃楚妃歎翠眉結恨不復開寶鬢迎秋更全亂
湘妃拭淚灑貞筠筴藥浣衣何處人步步香飛金薄履
盈盈扇掩珊瑚唇已言採桑期陌上復能解珮就江濱
競入華堂安寶枕爭開羽帳奉華茵不惜獨下眼前釣
欲許便作後來新後來瞋瞋同玉牀可憐顏色無比方
誰能巧笑特窺井乍取新聲學繞梁宿處留嬌墮黃珥

鏡前含笑弄明璫採蓏摘心心不盡茱萸折葉葉更芳
已聞能歌洞簫賦詎是故愛邯鄲倡

宛轉行　張籍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牀遠漏微更疎薄衾中夜涼爐
氲暗徘徊寒烟背斜光妍姿結宵態寢辟幽夢長宛轉
復宛轉憶憶更未央

王敬伯歌　李端

妾本舟中容聞君江上琴君初感妾嘆妾亦感君心遂

出合歡被同為交頸禽傳杯惟畏淺接膝猶嫌遠侍婢奏箜篌女郎歌宛轉宛轉怨如何中庭霜露多霜多葉可惜昨日非今夕徒結萬里懽終成一宵客王敬伯淥水青山從此隔

同前　　高啟

舟初維琴始薦驛亭邊夜相見歌宛轉情綢繆解環珮彈箜篌歌易闌情難歇江波寒墮明月緑壺再傾芳音欲違辟彼林烏逢晨各飛羅衣沾霜城烏忽起明日相

思孫棹千里

同前　周南老

舟泊通波亭琴調離鸞聲美人忽相見感此琴中情侍婢出瑩簝低回絃始更扣金歌宛轉意慘琴復清贈以白玉爪月落蓬窻明少年怪夢作端由起心兵

王敬伯事見前集

杜蘭香下嫁張碩　宋邕

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來經玉樹三山遠

去隔銀河一水長怨入清塵愁錦瑟酒傾玄露醉瑤觴
遺情更說何珍重擘破雲鬟金鳳凰

張碩寄杜蘭香

碧落香銷蘭露秋星河無夢夜悠悠靈妃不降三清駕
仙鶴空成萬古愁皓月隔花追嘆別飛烟籠樹省淹留
人間何事堪惆悵海色西風十二樓

墉城仙錄云初漁父於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
人惟有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

姿奇偉靈顏珠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
下來集其家攜女而去將升天謂漁父曰我仙女杜
蘭香也謫於人間吳建興二年復降包山張碩家有
侍婢二人大名萱枝小名松枝贈碩詩曰河毋處靈
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飆輪送我
來豈復慮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乃出薯蕷
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暑碩
問禱祀如何香曰消摩自可除疾淫祀何益消摩謂

藥也既成婚授以舉形飛化之道香便絶迹不來年餘碩閒行忽見香車於山之際驚喜徑往造香欲登其車其奴舉杆之遂退聞在西洞庭莫詳其處

玉波冷雙蓮　　高啓

金風暮剪雙頭㷀啼臉辭秋嫣血紫宮女三千罷笑喧錦雲陣冷鴛鴦死滿江烟玉流名香尋魂弔影愁茫茫吳天墜露裛紅濕一夜波涼小龍泣

同前　　周南老

涼月墮玉波露泣雙蓮冷瑣窻開洞門虛落氷簾影美人久延竚盈盈素粧靚酒進珊瑚鍾神游蓬海境倚曲歌未終不知秋夜永折得並頭花猶思在烟艇

芷秀葯花 芷即葯也香草出吳中者佳　高啟

春香上羅襦暗引蘭橈渡蝶散搴紅房王孫歸已暮斜條拂蛾鬢采擷同芳杜脈脈烟雨濃江臯斷腸路

同前　周南老

芷秀雜蘭佩葯華出雲房春露發芳采晴曛散麝香我

戴水晶簪舉舉雲霓裳抽簪瑤盤擊扣節歌樂章殷勤
贈素綃日射生輝光回首馮夷宮颯然風雨涼

唐處士李贏夜遊震澤逢女郎為歌玉波泠雙蓮之曲曰此良吴宮二隊長之詞又歌其所製並秀約華之曲蓋龍女云二曲世皆不傳余戲為補之

泰娘歌 并引

劉禹錫

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為吴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

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
技以新聲度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
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泰娘出居民間久之為蘄州
刺史張愻所得其後愻坐事謫居武陵郡愻卒泰娘
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
器而哭其音焦殺以悲雒客聞之為歌其事以足於
樂府云
泰娘家本閶門西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粧成好天氣

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旟
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長鬟如雲衣似霧
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撩上客蘭堂暮
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鬟緩視抱明月
纖指破撥生朔風繁華一旦有銷歇題劍無光履聲絶
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栢哀粧奩蟲網厚如繭
博山爐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
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鵩鳥座隅飛

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消故篋衣
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哀鴻秋雨夕朱絃已絕為知音
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烟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
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瀟湘斑竹枝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閣下前者枉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居易下
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
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

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冬夢得由禮部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郎氷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啟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

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輙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爲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擬孫權答曹操書　　蘇軾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

備以自効書辭勤欵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昭然知
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之昔田横齊之遺虜
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横來大者王小者侯
獨能以力自刭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
束手於漢而不能死于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
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翦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
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横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
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

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蚤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汚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意有荆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卧薪嘗膽感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

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衆顯豈不墮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奬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意欲挾天子以令諸侯妄引歷數陰構符命音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陷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

加之同志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惟同志失望天下甚藉藉也劉備雖然兵少然僕觀其為人雄才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僕與劉備寔有脣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

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足下使僕取蜀是欲滅吳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産假道於虞以代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不知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葢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託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卒使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

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寔在公側怨讐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于九錫其肯赦僕于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皁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復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報韓維書　　蘇舜欽

蒙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

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會合之樂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下吏人無敢言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鉤摘言語欲以傳播故閉户不敢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阱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常

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
可也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逮持
國者必加釀惡言喧播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
事未為重也即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
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
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憫亦何顔面安得不謂之愁
苦哉此雖與弟兄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
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

間四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士佛廟道觀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之留連不覺日暮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

適固亦樂矣何必髙位厚禄後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
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守耶子窘迫
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以
為安於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
以恩急難必極相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
子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其安寧之際欲以
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子欲不報乃外吾持國也

太祖皇帝圍姑蘇諭張士誠書

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笑

太祖征張士誠下令

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啟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亡逃竄無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軍無致擄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代張士誠諭士民榜

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聖王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風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賣富廟堂不以為慮方叅冗官又改鈔法役四十萬人湮塞黄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兾其治以甦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頴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

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粮兵馬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鄉軍之號或以孤兵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尾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又度元運難與成功遂領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

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韓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刦於江湖兵興則收聚凶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邉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于近郊首尾畏縮乃又

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江浙錢粮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詔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南臺大夫布哈特穆爾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刦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堯舜禹湯文武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丞徐達率領馬步官軍舟師水陸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嘗戒軍士征討所到殲

厥巨魁脅從罔治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宥其罪其爾人民果能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舍田土依額納粮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鄙果有賢哲或全城歸附或棄敵來降予所賞賜非所敢吝凡予之言信如皓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榜

送丁謂序　王禹偁

主上躬耕之歲僕自長洲宰被召由大理評事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今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數百人朝請之餘無不歷覽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罷者有終一篇而止者或詩可采而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而文則無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況著書立言之士乎去年得富春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得經旨僕因詢諸同列或曰有遼陽者何之岡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

有以謂之文示僕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與之交又得謂之履行甚悉且喜其惠顧今春謂來示以新文并律詩與賦向所號進士者皆莫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奧其文則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于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不能辨也自是人爭願識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乎學之富人也豈貲也乎哉今之不勤於道不力於學而望人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值其

歸贈以序

送貢公守平江序　王禕

上在位二十有三載寤寐治道圖修太平重念天下黎元比歲失職興師討罪久無成功乃更登庸舊臣屬以政柄於是綱紀薦飭衆正並進始擢南士有時望者為各道廉訪使而吾宣城貢公被命莅閩中居無何遽召為禮部尚書而廷議以平江缺守任難其人俄復用公守平江或者以謂憲使膺耳目之司尚書處喉舌之地

其權位為最要而顧守於一郡於物論疑若有未愜者禆竊以為不然今日郡守之選重矣而平江為江南大郡其守視他郡為尤重以故朝廷恒選剛嚴碩博之材諳人情而卹民隱者托之以郡寄所以尊大藩重外庸也惟公以文儒名家士林之冠冕歷官中外所至績輙暴著頃曾為都水營田使實治平江其民之利病益所稔知朝廷視邦選侯其用公為守也固宜公之宏材無施不可亦奚彼此之計乎嗚呼惟我祖宗統一宇內百

年於茲重熈累治式臻承平四方無虞烟火萬里可謂
盛矣夫何四三年間海内鼎沸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戎
馬蹂躪已無完區大江以南列城殘毀生靈塗炭亦靡
有息肩之所世故之艱難於是殆有不忍言者幸而平
江以地利人和之故隱然為南方之保障然餫餉之給
比諸郡率十七八百需供億萬計而其民亦已不勝夫
凋瘵今公為郡以父母其民寧不有以輯綏撫摩之以
阜其財以結其心乎嗟乎財者民之心也不取諸民無

以給國用取之無藝無以得民心品調消息之間公得無有術哉是故一城之完朝廷免一城之憂一民之安國家賴一民之力公也任郡寄之重上體宵旰思治之勤而布宣其及下之仁不久政成天子且亟用之當大任矣適者濟南韓公鏞守鄱陽南陽成公遵守武昌皆即其官召入參預大政庶幾漢世郡守入為三公之意朝廷今日之用公意在此豈非天下士大夫之所望者乎顧褘草澤之人而有當世之志於公之行因區區一

言之公平日知禕為最厚將以其言為不佞矣

贈蕭教諭赴長洲序　　王直

蕭氏吾邑故家詩書相傳也久矣而尤以篤義重鄉邑洪武中鵬舉先生舉賢良太祖皇帝命賦指佞草應口成詩上大喜授蘇州府同知以寛厚清慎得名再任山東鹽運副使潔廉之操老而彌厲至今人能道之彥清其孫也彥清名鑾以書經領薦今年會試禮部復中教官選得長洲教諭彥清勤學攻文足以得志於有司其

試禮部予實典文衡局以科額於是失彥清予與蕭氏有世好意甚惜之而彥清不以望予雖然予固惜失之而喜長洲之得也夫彥偉之才所在有之而不能不賴於師師弟子之所由成也辟若制器然以良才遇良工加之以規矩準繩而後方圓平直規矩準繩之不加欲器之方圓平直蓋難矣故雖有材而不得成器以適於用者不遇此也今之士孰無可用之心哉其材有大小之不同而無不可用然所以成之皆於師乎望也因其

才而篤焉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則才既成矣以是而為世用此治功之所以盛也然而遇良師者固有矣其不遇者蓋多焉不遇則無以成其才猶未為病也茍遇而弗良師之以不正之習而加之以非道之施中才之士隨而變焉豈非學校之不幸哉長洲蘇之望縣其地多良才今其未仕達者日望于成者不少其前所遇之幸不幸子不能知今而得彥清子知其為幸也彥清之學得於家講於師友皆聖賢之法言仁義之達道率是而

教之為弟子者勉而學焉其才將無不成予故為長洲
喜也彦清克篤於是邦人父老必推本於同知公之賢
而誦公之德不衰是彦清能成其祖之名亦所以為教
也彦清勉之因書以贈其行

送太守況侯述職詩叙　徐有貞

大丈夫將有為於斯世必先養其氣節氣節之固則其
中浩然以直遇事而不餒介然以正臨變而不餒不餒
不餒而後可以任天下之至重處天下之至難矣彼平

居悻悻自好恃能舞智以為天下之事無不可為及事變之来無以自守而輒餒以敎者以氣節之素失其養也然欲養其氣節必其天資之髙脩學之勤而後有以致之若吾蘇守况公其庶幾乎侯豫章人也才彊識明胸次磊落而熟聞乎道義故能發然以正自立而顯於世其為郎禮部已有偉望時宣宗皇帝在御以天下郡守多不得人命舉廷臣之才堪寄者得九人爲特賜璽書諭勉以行葢國朝郡守之賜璽書始此而侯以大宗

伯胡公之舉實居九人者之首故命之守蘇蘇畿內重郡也粮賦居天下之半國用所需多於蘇焉取之土産有餘而民力不足汙吏奸豪紛擾其間故雖有富庶之號民常苦於他郡而為之守者亦難於他郡侯既拜命即以興利除害為已任及下車脩政條明禁令一以璽書從事黜汙吏檢奸豪奏減粮額之重者十之三凡諸不便於民者悉陳革之蘇之人始則畏侯之威終則懷侯之惠而樂其利如出幽而明既病而甦也侯去郡者

再民輙上書乞留於今七年矣治久而化孚侯坐而撫之民無不順者故論者皆曰自國初以來有功於吾郡未有如侯之多者且謂侯有行必達有言必達可謂有大丈夫之為者余曰此侯之有為人固知之而不知侯之氣節所在也異時謁者專使於外秉威據重以誅求乎民方岳旬宣之臣皆向風而靡部使者亦斂手避焉郡縣奉承不暇冀免督責於己遑恤其民乎所在有一二輩輙騷然失寧而蘇之聚者常三四十輩以其富庶

也誅求常倍於他郡矦之至獨挺然以義折之使皆俛首去不得肆乎其害而彼之魁傑者且服公所為謂其人曰況太守清政人也不可犯焉是以朝廷嘉侯之忠而吏民賴侯之德當是時侯之氣節葢已雄於天下矣余嘗一見侯與論大丈夫之事業侯固欣然以為得其志而余亦以是與之也雖然侯之為郡守亦重且難矣然天下之事尚有重且難於此者以侯當之而不餒以敘是則余之所望於矦者也惟矦勉之侯以述職赴京

師郡之薦紳會餞侯吳門之外各賦詩一章以為侯贈時余適過預焉因衆所彊而序以弁云

送太守況公述職序

太守況公之述職將行也郡之大夫士舉餞送焉而為之詩文以稱道其德美余系於郡人之末禮不可以獨已亦既有贈矣而醫學正科盛侃又屬言贈之余嘆曰太守公政績之美信有足稱道矣然吾郡能言之士十百其人極口之辭殫筆之力稱而道之固已無遺矣使

余能言且無以加剏其不能乎敢讓於能者侃曰不然夫美功頌德詩人之業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法也子名在詞垣而任官史局其於叙述固所當然今郡有賢太守如况公者雖屢書焉不為過也子奚辭焉余偪於侃言而領之然余竊以古之君子之樂贈人以言也不徒美其所已能尤必贊其所未至故聖如大禹而益猶贊之今諸君之稱美於公盛矣而未有贊其所為者何耶夫以公之所自立而觀其志葢不止於今日之所見而

吾黨之士所為稱説乃止而弗進豈忠告于公者哉昔黃霸治郡常為天下第一後為丞相乃無所建明而功名損於前時韓休亦善治郡以恬和易之及既當國則直道匡君有良相風蓋大臣之道與為郡異霸明於治民而懵於丞弼若休則可為兼矣故漢書傳霸循吏而唐書敘休之相業有以也公之高才達識其必有見於此者使其果進而大任尚頗宜以霸之所不足者自克以休之有為者自勉可也夫有而不自足者必成其大

行而不自止者必至於遠古之君子惟日孜孜求進乎道恒若弗及用圖其遠大之功業而已余不敏亦常有志於斯故喜為公道也公於是而加孜孜焉以求其道則雖唐虞三代岳牧卿尹之功業皆有可致又何韓休之不可及哉遂以是言復于侃而為公贈

答況太守問芝草書

正統戊午年九月十日太守閣下今月初三日承專使親札來慰于墓廬且以靈芝之事為問良感良愧其之所

以營葬于此者蓋以先人平生有鄉土之思而其為子不肖不克奉承親志侍以還鄉不幸先人遘疾竟終于京師不孝之愆無以自逭重惟宗祀在身不敢即死所不忍窆之於客土扶柩歸葬庶幾追承先志之萬一以自逭耳豈有纖毫孝行之足言哉既幸克安厝因廬墓所終喪期亦固當爾豈敢沽名釣譽以自附於古人者哉廼者墳堂之上偶生異草三五莖山中人輙相聚觀識其是靈芝閧然以為祥瑞某即時明以戒止使勿造妖

揑怪豈意好事者遂乃傳說入城府以誤閣下之聽耶閣下以聰明正直聞且嘗為禮官所識見遠矣山野鄙人訛言入城正賴閣下約止之奈何從而聽之顧以靈物異事為耶某雖不肖少頗讀數行書常恐隳於匪人之域今者不死方圖自立以為報親之地使天下後世不謂其為不孝子幸矣豈敢復隨人造作以自玷耶夫山中之草百數有之自非神農莫能盡識今此草之生某既不能別識亦不敢承誤公又何庸問之願早約止

勿復言至幸至幸其固愚蠢者且方在哀疚不文不次
惟閣下諒察

己未春正月再復書

其稽顙拜復太守閣下年前承問芝草事既以明白回
復今者復蒙教札略其蠢愚傾加獎慰且援引古今的
然以為孝徵瑞事至欲枉駕臨視其固知感盛德然憂
懼滋甚欲即詣府白止之緣在禫服誼不可入公門故
不免復覼縷蓋尚古之世物無所謂祥瑞者若夫古今

瑞圖之載皆漢世以來謬儒傅會之言也六經豈有是
哉經中之言禎祥者葢不過吉善之徵云耳其竊有見
于此素不信之故平日於文辭恥及祥瑞事今者不幸
而遠葬吾親獨廬于此又不意而有此草生于壙所而
致人之訛言紛紛如此也然百草皆山之生也誠亦無
怪其生者此山本名青芝豈非素生此草乎其何足為
異其既以此曉于山林之人矣但其人好事甚又欲承
奉賢府主意遂以為素未嘗見此草生就使果非素生

亦何必為異山中之物生于山中固其所也不足喜也若其生于人之家庭則非其所矣吾且以為妖而惡之拔而去之矣今乃在山而又當堂封之上所不敢除故遂置而不問豈意人之好怪乃至喧傳以誤閣下之聽如此耶然某竊惟閣下賢明固非可惑者也意者其將振起風化故假此等事以為人人之勸哉然于他人則可以承命于某則不敢何者已既不以為異而順人以為異已則惡他人之造妖揑怪而復順之其過有加焉

苟以為孝之為徵則所不敢者人豈不自知如其者方惴惴懼以不孝而見譴于天又何以徵乎乃徵諸天是誣天也況此草固地之所生者豈其致之生耶若指地之所生以為已徵是誣地也其雖不肖平生所學不過一誠耳方切切自勉以誠而不足安敢以誣天地乎或者又云閤下之意將以聞于朝廷朝廷又豈可誣哉其固不才無可用於朝廷然區區之心未嘗不以樸忠自勵者而乃使之為誣此又不敢之不敢者也太守一郡

師表凡一舉動庶民趨之倘枉駕遠臨則必闔郡響動得不大為驚怪耶此又不可之不可者也如將舉之則某有逃遁而已必不能從焉哀疚之餘不事筆札為閣下所迫忍苦告誠閣下鑒之亮之恕其蠢而與其誠不勝哀感之至

送葉元圭知吳縣詩序

永嘉葉君元圭初以名進士選為庶吉士詔比二十八宿績學翰林五年而出為蘇州之吳江縣令至官期月

而民大治以母憂去今年起復赴京師得調于吳凡朝之賢士大夫之知君者咸以君之才行學識之茂宜列之朝著贊經綸司風化以大其用而弘其施乃處之一邑且久于外莫不咨嗟以惜之惟吳之人士聞之則私幸於得賢而為之興忭以相慶若余之意則又兼處乎二者之間焉蓋予與葉君以聯科進士選入翰林同研席者絫年斯文相契之情若兄弟然其為吳江也余送之行既而各以家艱去官不相見者閱五寒暑矣今余

自吳之墓廬起復而來適與君會方思與之叙契濶展懷抱而君復有是行夫知之深者期之重余寧不惜君之去然君之所治余父母之邦也君去而大恵吾民又寧不爲之私喜耶且吳爲泰伯過化之地而子游氏之所生也其民風素厚士習素正而又素爲富庶東南財賦所出吳得十二焉然比嵗以來民風寖變而澆薄士習寖流而畀陋而向所謂富庶者亦寖以凋敝寔去而名存究其所以致然者固有由來矣其將振起而復之者

獨不在于賢守令乎夫欲民風之厚必本之仁化欲士習之正必先之德教若其富則必由乎安養之闕而致之然長民者恒急於賦役而緩于教化故卒患其未能復也今幸得賢令如葉君其有所望而振起之矣昔子游以絃歌而治武城固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君之學于道也有素果能推愛人之道而極其至雖天下之大可治而况為縣哉君行有日在朝所與同選諸君子相率賦詩送之而推予序其簡首

送長洲丞邵君宏啟序

古之人所重者父母之邦而邦大夫尤所加敬焉孔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夫有可非者未必賢也未必賢者且不非之則其賢者固在所當事矣然此特所居之邦爾非父母之邦也于所居之邦且然况父母之邦乎其禮固宜又加重焉耳矣長洲余父母之邦也凡官于是者皆余之所當敬也况其賢而愛民者哉賢而愛民者雖不吾識固亦吾之

所當加敬況其賢而又有斯文交親之分者哉此予之於邵君所為眷眷而不忘者也君名昕字宏啟越之餘姚人也其從兄脩撰君宏譽實余同官之良而相知之深者初君之以文學才行舉而來也余數會之脩撰君所覿其儀止而聽其談吐固已知其所存之厚矣及余丁艱歸呉君適為丞于長洲其持已也廉其事上也恭其處寮寀也和其馭吏也明而臨民也惠至於儒紳之士有可言者又必待之以禮焉由是上下之人翕然稱

之皆以為賢余聞之良以為鄉邦斯文之休君亦以迺兄之好數枉顧余山中然余以哀事故不及以復也今年君以三載滿秩報治于朝詞林諸公以脩撰君之故又聞其賢也莫不敬之而贈之以文章余其故可恝然而已耶雖然余之敬君者豈以為諂哉所以為禮也以禮敬人必有所忠告焉可也自今已往君其尚加懋哉持已無斁其明也撫民無斁其惠也待士無斁其禮也夫如是則都高官而享厚祿當重任而臨大事將無往

而不可豈惟佐邑之為賢乎君其尚加勉

送劉原博序

草窓劉先生原博余之斯文交也原博之先世以醫名繇宋曁元代有顯者在國朝則故良醫公彥敬院判公士賓相繼以醫國手擅聲于天下原博實良醫公之孫而院判公之子也然原博之學不專于醫自吾儒經世之學書以及諸子百氏之言靡不讀讀之靡不探其賾而鉤其深其于辯析物理議古論今縷縷其弗絕亹亹

其不厭也至發為文章蒼然古色有作者之風焉原博
初舉賢良或尼之而止繼以文學舉又尼而止卒以醫
舉為惠民局官乃始得之知原博者咸以為原博以母
夫人高年在鄉陳情乞歸省覲既得請而治行其與原
博同官及所從游之士謁余謀所以贈之者予曰嗟乎
以原博而官于醫有不足為者矣余其奚贈哉雖然原
博之志殆不止乎醫而已也余輩之所以知原博期待
原博者亦不止乎醫而已也原博固儒者也儒者之事

在學與行之修焉耳學不足以明道不足以為學行不足以經德不足以為行學行之備則以之達焉而可以之窮焉而可以之近焉而可以之遠焉而可達以施之天下窮以守之一身近以行之當時遠以傳之後世余也謬以儒名竊有志乎此久矣然質魯而才下無以副斯志者故願與原博言之幸其有以相發而進我於道焉若夫醫師濟生之術原博固不求聞于余余亦無以告之原博至於寧靜致遠之道敬恭桑梓之禮又原博

之所素敦焉者其待予言哉其待予言哉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七　　明　錢穀　撰

雜文

平江路達嚕噶齊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陳基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七年為至正六年詔公卿輔弼之臣若曰朕將以天下之治責成守令爾尚各舉所知以稱朕意於是皆拜手稽首曰幸甚臣等不佞敢不慎擇

其人以無負聖天子嘉惠元元之意乎四方萬國至於
荒外守土之臣莫不各以其職宣布上恩而平江為都
控帶楚越所部四州二縣地方千里海陸之産饒於古
昔國家常以為奉地根本所繫實異他壤職師帥任保
釐於此者尤難其選居久之有以西夏六十公子約之
賢為言者宰相曰是故同知濠州有德於民者乎此長
者可以復明詔矣即奏為平江路達嚕噶齊時至正九
年也公方持江西部使者節命下即由豫章趣吳郡長

民者方臨人以嚴而刀筆吏規規守文不知大體公因憮然嘆曰此風其可長乎不戢將敗吾改之乃以旦日謁先聖先師飭學官增弟子員聘名師用月書季考之法程試之取中式者補郡曹吏尋飭學宮牆廣倉庚以儲廩粟買學宮南廢圃作櫺星門以正廟貌公餘政隙輙呼吏屬鴈行立從容為言修身理人之術出入經史上下古今亹亹不倦日以為常郡諸生化之爭自激昂以明經取進士高第者至是彬彬焉公方務與民興利

除害會有詔罷長生牛水深圍長蕩之屬省憲遣官與公循行其地而崑山嘉定瀕海事故之田病民者為尤甚公因自念使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二千石之事也今聖天子下寬大之詔苟不以斯時悉除民所疾苦後悔將焉及因疏其害力請而免之吳介居東南道路之咽喉有田者常賦之外又以餘苗供郡城與吳江平望水陸驛傳勞來之需公曰此非政之善也乃以歲餘官糧變錢為子母月取其贏以次責郡曹吏生其

費號曰祇待民大稱便海運粳於盜行者委公按兵崐
山之劉家港公身先士卒戮力海事春夏兩漕皆以時
達京師淮右寇竊發攻陷江東西郡縣浙右騷動省憲
督吳郡募民大興築城之役周餘四十里費且鉅萬然
皆不仰之官屬方盛暑公不忍其重困語及且泣下時
以身出入版築之間勞苦之海盜復犯崑山公募民為
兵選官吏之家居者分守郡地時門之啓閉以備非常
初寇之入杭也行者徵富民引兵入援公曰蘓杭唇齒

不應禍且及應之則民不堪命因發所募義兵五百人
赴之未幾寇陷常繼湖烽燧漲空鉦鼓四起羽書告急
相望資糧兵械什器之求絡繹道路人心恂恂公晝則
闔決趣辦供億紛紜夜則申嚴約束以死自誓民賴以
無恐居久之朝廷除行者臣不逺數千里率蒙古偹禦
吳郡已而省臣調他省江浙行中書因檄公兼制軍事
公鞠躬夙夜與士卒同勞苦然不動聲色而賞罰號令
視前十倍居民安業遠近稱之使者閒奉詔募民輸粟

佐江西軍視多寡補官有差列郡承風應募比至吳公
懇懇為使者言吳民困於糴當春夏米價湧貴斗至錢
若干緡小民艱食無賴方發官倉賑糴之寔無以應募
使者感公言遂以所餘告身還朝廷時論偉之先是榷
酤官止收其稅後公私漁冒更取酒酤戶吏徒並思乘
隙甚者至破民之產公議立罷之征止常稅而已公學
醇識正性尚寬和聽政決獄務本經義而參之以章程
秉志忠貞律身廉恕而將之以勤敏起官自諸生官二

千石而退然身若不勝衣始公之下車也士仰其德久
之吏服其能終也民安其業宰相奏公治行最東南詔
嘉之特命增公秩復公位三年吳人室家相慶曰聖天
子以公保乂我百姓三載告終引例當代復詔以公私
我使吾入有父母出有司命俯仰六載夷險一節晏然
不與隣郡之民俱冒矢石殞鋒鏑膏血塗草野者聖天
子之賜也盍刻石載德以昭示無極且公旦暮入參廊
廟進陞臺閣勳進位崇爵與德稱其大書特書屢書不

一書者太史公之職也乃具狀授予俾論著公治吳善政刻而頌之以無忘聖天子之賜公以成均上舍生釋褐授濠州同知調南平浦城二縣長轉南陽府同知富寧庫提舉尋改同知都漕運事由歸德知府拜監察御史又陞江西廉訪使副除今職云頌曰明明天子子惠兆民孰宜上恩曰在守臣茫茫疆理廣禹舊蹟孰先農人布時黍稷濟濟在廷奉詔拜手慎肅乃僚旁求遠取九州立牧施及八荒各職方物時節來王睠茲吳會東

南輿區厥土塗泥化爲上腴豈伊人功勝於地力諄諄
德音斯民之則孰將明命往綏茲土抱其嬰孩援之父
母宰相薦公天子曰宜彼誠長者朕用弗疑始而吳政
逞以刑罰始而吳吏拘以文法公寛理之訓之經義大
者實興小者試吏詵詵多士吏化翕然飾其儒宮以表
化源公教既施民瘼斯究田疇漏胥驛猲何有公承寛
詔上疏貸租使者來責委之吏胥海寇梗漕公威却之
船粟億萬往寔京師蠢爾妖寇蠭起蟻聚蔓延江南屠

州陷府公成郡城載高其雉公厲郡兵載奮其士吳城
匪城公仁可憑吳兵匪兵公義可乘公哺我饑公拯吾
溺去其蝨賊滋我稼穡羽檄交馳以急告公徵求調發
斯萬不同公曰恤哉此皆王事敢不鞠躬夙興夜寐有
卓治行上達九重天子曰都予懋乃功有臣若斯宜在
左右重憂吳人失賢太守詔增公秩詔復公位以公私
吳寔天子意公之為吏如漢龔黃公嬰其變彼適治康
公之愛民如鄭國僑始不忍斯終安其教公留拊我公

勿去我公不我遺我忍公舍公惠在人公勲在石天子用公眎此成績

海道都漕運萬户府達嚕噶齊托音公紀績碑

頌

天下之本在京師京師所仰在海運海運所恃在舟楫舟楫之利所以濟不通然振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海道為渠轉漕東南億萬之粟灌注天府以倄粢盛祿廩軍旅之儲如今日之盛者也蓋世祖皇帝閎規大略所

以爲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計殆天授之非人力也一旦有司撫字乖方鯨波鼓怒襲吾糧道堅舟利楫倉黄失措鞠爲灰燼於斯時也軍國大計苟非得人以濟之則祖宗七八十年振古所未有之利將有臨流浩嘆而已顧何益於事哉此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嚕噶齊托音公所宜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也初海道之失利也聖天子圖新漕政而難其人廷議奏曰今樞密院斷事官臣托音倜儻喜事忠謹絶人讀書知古今達事變

曩執法御史府讜論不回天下偉之臣等敢昧死請以漕事屬托音詔曰可時至正十一年二月也先是每兩漕事竣漕民率以漕隙脩器械舟檝必先期補製謹風信也自海道有變糧艘陷沒者參半會公下車申嚴約束且迫漕期衆皆凜凜不知所為公乃下令俾買吴楚商船往來江湖之願售者并日兼工益小為大且戒曰事貴神速慮多決少兵家所忌此漕事吾以軍法治之敢有不用命者乎兩漕賴之率皆以時達直沽公用事

精勇類如此上大悅詔賜二尊酒副之東帛公曰此特事之權爾非經久利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今漕民告病舟楫不戒危道也。變而通之其在斯乎乃移文平江嘉興湖州松江諸路府選民力之勝任者補充漕戶是時鯨波告急新漕之民利涉無虞因樂為之用而軍國大計所謂萬世無疆者克復舊常褒勸之禮視前有加而公之事集矣公雖任專海道然苟有以惠生民利社稷者知無不為去歲秋吳民阻饑公發漕帑糴粟以

賑之今年春陽山愚民竊發縱火剽掠鼓行趨郡西門
公身先有司從數騎出萬死不顧一生殺獲甚衆居民
安堵省憲聞之皆遣使來賀十五年五月朔日詔拜公
為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揔制軍民保釐東吳仍督漕
事寵賚優渥昭懋績也漕民因有作而言曰公糴粟賑
民民誦之以詩公殄賊安民民刻之以石公重興漕政
恢復海道制權宜如裴耀卿謀經久如劉晏處身清潔
仕不廢學如韓滉唐有三人倚為酇侯皆以漕運致位

宰相公今之鄭侯也三人之長公實兼之而頌聲不作非曠典歟且公居漕臺則功在海運位執政則志存藩省異日登台輔秉機要則又將以德加天下區區之頌於公何有哉雖然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詩之善經也乃礱石徵文論著公漕政頌之公字明善世為蒙古某部人頌曰　昔秦挽粟漕運乃興一石之利百斛費弁漢唐沿之陸運水行負擔操舟乘湍跨陵其一或穿襃斜或歷底柱或鑿三門或役婦女百險備更萬夫疾首庸錢

千計得不盈鬴其二大哉皇元天闢漕渠匪陸以阻勿川以紆于廓靈海括坤之區噓吸百源畀以自居其三維皇道之濟險以德海若駿奔馮夷戮力掖我靈艑賛我文鷁一波不興萬里斯息其四直沽之口析木之津糧艘會同伐鼓淵淵六軍騰歡萬姓交忻飽我糗糧樂此富殷其五大略宏規善建不拔詒謀無疆振古莫越孰揚鯨波百恠並發其六燔我樓櫓梗我糧道出沒濤風犯我城堡彼方雷吼此寧電掃孰乖拊循致此儆擾其七既刼之舟

復寇之粟上闕粢盛下虧廩禄軍無見糧民食半菽憂
貽當宁議諏秉軸其八事有非常得人斯濟孰實堪之惟
托音氏昔居諫垣抗言不諱使長漕臺庶展才智其九君
命既加公責斯厚金符虎節銀章龜綬秩長萬夫勢崇
列守公辰在公公退在西其十公行雷動公止山立公令
一申公事畢集以治兵漕以權濟急勇輸軍儲徃實京
邑其十一帝命偉之寵賜有加公曰斯權經久則郍法貴
變通戶別等差損上益下斥寡就多其十二漕民核實舟

檝利完春饋夏餉風作浪旋轉粟如山弗危以顛佽飛在後陽侯在前其十三

昔馬效逆今則助順威德所加載以明信威德伊何不驕不吝明信伊何克廉克慎其十四

天子曰嘉事立功成受以執政升諸外庭拜命分曹督餉治兵公文且武公允且平率我曹事衛我蒼生其十五

公今在外保釐吳土邑有長城民有父母公行居中進位台輔室有棟梁轂有甘雨其十六

邑傅輿頌野播民謠或聞鄉校或采芻蕘式歌功德嘉歎賢勞爰勒貞珉永

繼風騷 其十七

送張州尹序

常熟言子游氏之鄉也子游當春秋之季列國爭衡而其為武城宰獨尊信孔子之言弦歌禮樂以教之及漢興收秦民於百戰之餘而相國曹參獨師事蓋公用其清淨之說以治齊而齊大治夫清淨之說與君子之道不同然馴而致之亦足以勝殘去殺與民休戚則夫學子游之學仕子游之鄉而所以迓續愛人之休烈於變

易使之淳風頓不益簡且易乎然百戰之鋒或不戢於秦漢爭衡之勢或不殺於列國於斯時也欲治之以清淨之化俾致治于隆古而不先教之以禮樂乎則杼柚其空瘡痍未復故今日之務莫要於教民而其為用則莫艱於拯民茍非仁足以周撫字知足以遏彊禦才足以綜繁劇廉足以律碩貪而又將之以老成彊之以精力如保定張侯庸道者亦烏足以守北門之管鑰水陸之咽喉卵翼生民股肱藩省也哉今日用侯與侯之為

今日用殆非徇其名而已蓋將有以收其實也吾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常熟爲吳大州縉紳之徒豈無忠信非公事不至尹之如澹臺滅明者乎斯行也吾知其不待蓋公而州治矣申公有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侯尚勉乎哉

送虞秀才序

故宋太師虞雍公以雄姿偉畧佐宋中興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其經國大業之著於章疏忠貞氣節之形於奏

對太史氏所録蓋班班焉有志之士聞其風者猶足以
興起而況覩其全書者乎其書舊刻蜀中已而燬於兵
四世孫通判寶慶府君將復刻之湖南弗果五世孫參
政當國初尤篤意於此會故人眉州史孝祥守興化聞
黄伯固家實有之求之不能得至六世孫學士遭逢盛
際復以文章致位通顯其侍書奎章閣時嘗屬閣校官
謝中物色之中至閩適閩武官有購得之者將資以見
學士未幾學士歸田里尋捐館舍自是書之存亡無復

以為意者已與予友者曰堪字勝伯於公為八世孫一介布衣困窶無聊自勝伯以上居吳吳子弟與勝伯儕輩者往往厭棄筆硯不屑事父兄書自負以班仲叔者無慮十六七否則亦竊自緣飾為公孫子不成其儆猶足以舞文巧詆與鄉里少年爭長雄勝伯之計顧不出此獨折節以紹隆家學經紀遺書為已任間聞松江俞子中為吳理官時得其書於魯人賈景莊氏將親往求之斯行也天其或者未喪於斯文乎吾聞之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勝伯去公八世矣斯文也猶將賴勝伯以弗墜韓愈氏有言莫為之後雖盛弗傳若勝伯所謂善為人後者非耶於其行吳之能言者爭為詩以相之屬予序之

送張同知序

張君德常由吳縣長調同知嘉定州事將行或曰德常為布衣時躬耕陽羨里中讀書事親足以卒歲蓋自以為一世之高士矣及辟丞吳縣尋由丞陞尹出則居官

字民入則與子弟侍老先生起居訢訢如也久之咸使民化服而縣因日以理由是治行為郡稱首使者循行州邑而德常遂以最官居上考蓋至此而德常雖欲復以布衣髙一世不可得矣及調官海上或曰州視縣雖已崇然同知為貳職縣視州雖益卑然尹為長吏尹之職固專矣然自辰及酉獘獘焉率以事隸大府雖饑渴不暇飲食者若干年僅得以最考稱於時由是言之為尹孰與佐州為貳職亦較然明矣夫鞠躬州縣與偃蹇

布衣出處固大不侔矣然使事親讀書無或慊於心又庸知造物者非所以玉成德常也哉又曰夫祿所貴乎逮養者以其能推以及民也德常為縣治行卓然可稱其殆知所推乎自興兵以來芻糧器械水陸戰攻之具取給於州者不一而足而姦吏並緣為市又貿焉日夜侵牟朘剝乎其間田里之民嚬咻呻吟而卒未知所休息者由上之人不知所以推之之道也德常既知推之於縣矣則夫舉而措之於州譬之醫者之用藥取其已

驗之方而試之則病未有瘻而不起傴而不信者也德常勉乎哉吾恐同知之席不暇煖而有司將不得以尋繩尺較歲月於德常矣予與德常善故於其行以或者之言告之然不以頌而以規者蓋知之深所以望之厚也

大明吳縣令鄺公遺愛之碑　　祝允明

日月容光天無吝照而局於躔者有限江河潤物人皆仰沐而蒙其福者不忘安上治民實存良牧至於安之

深而三績必陟治之久而百里難淹於是恩以陟而始
周澤由去而逾覺上之去下之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今夫地望莫重於江南臣工莫艱於令長故曰鞭
蒲者罷投巫者酷推而究之在在東濕也而況吳之為
聚也巍巖巨浸財賦區數士豪商雄月旦紛午異時為
之者惟跋疐之患弘治癸丑天子策士於庭得任丘酈
公璠字廷瑞明年吏部以吳縣缺令聞天子曰酈其可
公至曰是惟國家扶馮又特雄緊非堅其操立而宏其

範模者不可我知為之者矣蓋公天授英絶才力豪挺
明有以洞闇奧智有以斡樞鈐勇有以服彊禦果有以
樹事功而又本之以慤慎居之以莊靖籌焉而無弗獲
擬焉而無弗中興焉而無弗成簠簋修潔其持躬也廉
廢食忘寢其程力也勤裒多益寡其科賦也平均畨時
使其力役也準左吐右握其禮才也篤予明奪公其聽
訟也神飭禮舉義不可具指始學宮多缺觀乃引闢正
門購拓隅隧移廨植表昉造射圃於邑治則載新門舍

祠表尤詳於圎圊之間嚴慎周完囙免非命逺近杠梁
咼立修葺以數十計而西成渡水最鉅疏川滌瀦不一
而普安歸涇之復最便他如社學倉儲之建運河浮橋
之設壇壝祠宇之飾洞庭諸山耗稅之永蠲者歳六千
三百石有竒凡制使被朝命協有司集衆思以事事者
往往公之裨之為多仕優退食又刻樓氏耕織益以治
生日用曰便民圖纂與吳越春秋金石新編養蒙大訓
忠孝詩歌流布之或研精吟述音致深切詞華淵雅延

鄒召枚賡載連牘於是桑稼條登絃歌響騰民人育而魚鼈若奸盜息而鼠雀稀八年於茲六事交乂今歲壬戌公朝於京師天子曰邑固壯不足以羈吾良惟徽土弗若之貳佐守汝其徃哉公乃拜命以行既徃而邑之僚屬士庶懐戀迫切不能已已判簿俞君秉姜君亮幕史蘇君信吏李鏜吳孝糧塘里老王縉徐瑛沈進陳震等千二百人思紀遺愛樹之風聲僉議既協委筆於僕凡公先後建置邦之尊達如少宰吳公等紀勒豐赫懸

諸不刊矣惟古之論政孔子曰獲乎上有道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聖人亦若是耳異乎今之談者或一道焉突梯脂韋模稜我三尺以從事曰所以獲乎上也扈煢畏髙自欺於一朝之革面曰吾民已歸矣其然豈然吾未敢信蓋所謂獲與歸者振古難之而今倍焉古難獨以已今難兼以人已可力人不可力是以曰倍然君子亦曰已而已矣奚人之問矧所謂已者天之理也天之所定孰得而遷之故聖人法 天命運天機於此拔

擢而崇進之其來未可涯涘而因以知公之得於上下者由其合於聖言所以久而徵去而思其效不於他而於此故曰天也非人也嘻其懋哉粤觀古之豪傑或列循吏或標文苑飛華汗竹千載可師今公之善固繁約而求之則所以主之者循也所以行之者文也兼彼此而貫昔今吳士與民何幸親遭而穠被之肆不量荒簡登之琬琰云爾烏乎翦石鑱金永口於碑衆有誠思我無僞詞弘治十五年秋七月吉旦立石

送長洲邢令君詩序

黄梅邢公出宰敝邑政明而通化久而富教方深朝天有期民等攀餞嘗假諸詞誦耆民王錡更什數篇并獻行槖頌美不傷於繁複申感無嫌於猥鄙敢復序列焉公之舍我赤子而入朝廷公理在彼則還之者宜私願在我則留之者得將何慰吾儕之情哉潤物之雨匪專一區公在廷陛間調中酌外澄湛聖澤滲浹上下將吾儕終被盥沐孰曰違願俟其升矣煙霄未涯悠悠衆思

具如章句

太守曹侯十詠詩序　　楊循吉

今之郡比古諸侯國揆厥治要則必以移風爲大然而民不易令令必以身率故從政者鮮克由於是焉其惟正已者爲能出令而移民之風風移俗美政化以成宜頌之不能已歟有行之者我郡守曹公是已公初以監察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日合郡肅清得綏柔化暴之道然公之所爲嘉惠兹土者不寧惟是蓋蘇爲江南郡

甲民物蕃庶歲賦踰三百萬襲承流風尚鬼好奢昧喪
葬之正理習博戲之鄙事其他蠹壞雅俗者又非一而
足公深惡之以為為國治郡當澄源培根不宜使百姓
重困乃先斥其一二大者而以毀淫祠節喪費絶賭博
禁燒香為首號令一出民相戒弗敢纖毫犯既又為蘇
人有燒屍之慘則營大冢六區環城而列俾葬其中又
盡髮女尼而廬之逐娼優而去之由是人知向方養生
送死靡不遵道易澆為淳邪鄙悉去噫此所謂正人君

子而能移民之風其功甚大而一本乎躬行之德者也
於是少宰吳公首唱一詩以咏毀祠之事而邑之狀元
毛君編修沈君吳君陳君進士都 僉事憲張公胥謂公
美政尚多不可遺則皆次第述作若節喪費禁博遊建
冢屏尼逐娼者詳矣或曰公嘗作興學校獨非績乎廉
正率下獨非美乎累致豐年獨非德乎繼而作者即中
黃君鄉進士浦君解元唐君又三人合而書之凡十篇
而後公之事偹洋洋乎何其盛也傳曰君子之德風又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公實有焉蓋柄也者風化所由以上下者也獨惟我公為能用之以美吳風弗惟其末惟其本不務其小務其大己而果臻實效古道用復此令之稱善治者所以不能及歟夫功德盛則歌頌興公之於蘇誠心愛民有父母之道明理道俗有師範之宜納饑於飽食約蕩於真素推薄於敦厚仁隆義篤不可殫述則其功其德垂於無窮亦蔑以加矣由是而詩歌之作編既成予以郡人請書首簡以告太史氏夫孰能禦

之

送貳守和侯考績詩序

郡別駕之職所以佐牧伯宣化理昔晉太保實陟斯任以基三公君子樂之吾蘇在江南號稱雄邦邦君而下屬於貳侯貳以贊治莫難於今蓋由我府主廣東林公之賢也惟山西和侯以名進士兩宰劇邑用績擢陞是官始至而闇然既而翕然及今而赫然侯連署州縣皆以廉介有為馳聲於時其平居衣袍蔬食誦古人書自

娛而已聲利之說不惟不留於耳且不萌於心及其涖事輒如山不移於時我公方以治行為南諸侯冠揆侯之道允合不戾故議則協謀則同事則濟用是以靖我邦人而貳於公也無難矣歲弘治甲子官三年將起報政於天官我公於是率諸大夫暨郡官為詩以播之夫凡政之報也上官長寮輒以其績書於冊將用是為殿最他日考功第其能陟其官以俟言之其最宜然乃公猶以公牘之褒未足以盡意故又著之詩歌焉蓋古者

列國陳詩以備采錄觀民風則今詩之作其本是鄭侯居官不懈持操甚高及是政成而徃其將去是而即夫顯融也亦不遠矣詩不徒作也昔棫樸之詩以得人為周室頌於斯有焉因公之命敢書以為序

送史縣侯考績序

維吳大邑冠冕南州握銅符而令茲者厥惟艱哉況乎百里之任在今尤重黃甲於焉歷試烏府由茲簡拔豈不以親民體要大化首先者也君左翊英材中都雋望

爰釋鵷班之朝來操牛刀之割自臨敝土頌聲載途以信感人不尚朝三之術用簡御物遂興畫一之謠凜兮其潔已恂兮其下士綽兮其寬勁兮其不可犯故得四境修六事治書考惟最語無遺褒允矣哉愷悌之不負人也華艅既駕彩鷁將飛望五雲以張帆端一笏而思對若禹門過而神鯨化若丹藥就而金鼎開在此行也瀉酒在巵何言可復亦聊以補相臺之缺酬花縣之勞焉嗟我吳人豈不縶白駒於今朝固將公霖雨於天下

也維時仲夏麥風清淑冠蓋路祖賤子序詩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王鏊

姜侯恒瀕初守河南上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浙間一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臣母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詔以畀之於是朝之士夫莫不侈上之仁嘉侯之孝喜得侍其太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乃獨惜其去也於是寧波之仕於朝者求予言為贈噫守令之難也頃予還南歷數

十郡縣入其疆其六事舉者蓋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蓋有環數城而不聞善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聞刑獄減賦稅集斯巳矣其誠心撫字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合郡之所利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行者有矣合郡之所害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去者有矣故曰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又况先王之世所以治之教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廉平豈弟固巳飫於河南其知寧波也無亦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

者無失其為老也幼者無失其為幼也是所謂循吏也乎是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送劉吳縣考績序

蔡羽

崑長之墳衍太倉常熟之瀉鹵其稅三倍於吳而吳之境亦三倍於諸邑以其有名山大水也北起吳市南盡歸烏東内三江西薄荊谿湖山相去恒數百里六鄰邑之業農不謀工工不謀賈而吳之業作不齊島居而陸

處風土阻越奸胥猾吏得蒙其上豪傑之黨得陵其下六鄰之亡人得匿其中四裔不法之徒得冒突而相冦擊故令得其人則湖山之間樂非其人則湖山之間憂吳非易為者也正德丙寅春吉水劉公來為吳令適郡有崇明之警修戎器選丁壯供饟糧恒若救水火然而烽火之候一日數至為令者内聽其民外禦其侮日中揮汗張燈而不遑寧如是數月乃已丁卯戊辰之歲時政乖謬貪暴之徒横索於上非意之變朝不謀夕吳之

難為非有甚於遠年也劉公以進士有名首授大邑老
才夙學練達之器故能乘時奮發嬰其芒刃鎮之以靜
處其艱難治之以本下車未遑首敦教化旌廉節寬民
於農桑之間講其賢能以勵其頑鈍不激不沮不為奇
新而三年之間翕然稱治由是吏不敢挾其刀筆胥不
敢紊其科條豪强勸而為義以輔其上而慈其下九流
之人各順其道逃亡之息惓為赤子湖山之間盜賊屏
息桴鼓不起吳民之樂乃過疇昔而六鄰之中咸來則

化矣由是觀之非吳之難得其人之難也公方考滿於部於其行為之序

送大參徐公序

術新奇以示譽矯設施以竦衆可得於一時不可得於久遠順流守常無所斟酌可以得博大之名不可成博大之化斯二者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寬而不慢簡而不漏不厲以肅不巧以精始若不快人意終樂且利居之若無能卒成遠大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老子

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是得道者也江西大參永康徐公守蘇五年而擢河南參政假左參治蘇又逾年而下江西之命其刺蘇也六年有畸徐公不新不奇不疾於前不怠於後不巧於始不獘於終布之優優為之紆紆但見學校化其教田里安其令刑無煩暴賦無苛急下無迫切之情上無廢弛之政而公雞鳴聽政張燈而不輟勵精圖治不自濡假其心若一日也夫不事新奇矯激合先王之寛不務博大之名勤勵不息合先王之嚴

持是道行之六年厥化大成夫豈盡出於天資哉由公以尚書起家學有端委未仕為名士既仕為名臣自其嘗課諸生而觀之經義之精理學之淵汎濫磅礴莫得其際其度遠其識高其取舍公要之不外乎一誠夫負公之誠以濟厥學於以臨政未有不合於先王之道者也夫士之命固懸於天亦有得於人者如羽之不肖人之所棄也而公錄之不置豈意其有璞中之物耶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人棄我取公之情可見矣茲將去舊

治展大藩賢愚之徒不知所為羽也職當贈言敢摭吾邦之慶荷於公者序以獻公用為他邦慶

送大參胡公序

治劇者身殉案牘不遑旰食而已廉者無所取而已惠者不罰而已三者舉其一人以為難若泰安胡公之治蘇異於是夫政沸於庭持之不遑寧御之不遑食常情也公嬰之平平撫之閒閒不必不意倫次後先米鹽無勞考教行焉案牘無侵賦咏間焉視治劇奚若四郊所

與戸口所輸交務所會泉布日溢於政堂公視之蔑如知其上供知其出入知其居留乃吏不敢入羨餘之計躬自菲薄以化厥屬視廉者奚若發奸摘伏以破宄憸嚴刑大罰以御寇盜於常民有犯皆不見血法流於下食其利而忘其功視惠者奚若故頌之者無間於四方也烏乎是可以偉致哉亦惟心地才術而已矣夫心不虛則公不至愛不遍矣求廉與惠得乎才不全則用不周政不暢矣求治劇得乎本之以心地輔之以才術故

文章德業並光於時也然皖不足盡移於蘇也蘇不足盡移於藩也他日藩不足盡將安歸乎夫心地包天下者也功業其緒餘耳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有出將入相之望故詩人致意之深也公既效於南國將顯猷於東藩德望遂揚於中外矣於是起自藩宣用秉鈞盡展公之底蘊亦不日事也予拭目焉

送邑侯楊子入覲詩引

古閩楊子治吳之三年嘉靖乙酉冬將朝京師諸國子在南雍者請為歌其行或曰楊侯於今何如人也羽曰以新以奇非所以觀侯觀侯者取其可久無敗而已夫民詐則怨結而風偷逞則彊兼而弱亡不貴貴則爵輕不賢賢則道喪不恤衣冠則廉恥不立凡茲皆上之人導之也江以南務新奇立異政者不少恐非遺之以長厚之風長久之道也無意無必順俗而治持平守正大小咸得始之以誠終之以誠楊子一人而已聞牧民之

道平易為先如我侯古人中求之可也衆曰如子言遂各賦如左

送天水胡公序　王寵

序曰自秦郡縣天下而有郡縣吏秦吏大抵皆酷也漢良吏為盛班固氏傳循酷而吏道備矣予讀循吏傳考論其世未嘗不喟然嘆也蓋鉤奸摘伏取威樹聲赫赫乎若揭日月而行者世所稱良也至若風學敦禮植本培化使民回心而向道漢吏亦無幾焉夫以循名者猶

然而況其下乎我皇明受命溥將疆理萬國循吏如林然宦於期會書牒者繁焉故聖人作而化窒禮樂衰而風微薦紳先生所扼腕也嘉靖癸未吾師天水胡公自皖守徙吳吳啟於太伯春秋時有季札子游輩興故其民以廉讓文學相高猶有先王風也然瀕海下濕土浮而民惰卒難帖服亦其地然也公下車葺泰伯之宮崇子游之祀廣厲學宮躬帥諸生習射鄉冠祭之禮飭匏絲管柷金玉之器磬折盤辟示以揖讓執經講解與相

問難酬答褒其異者降為主客之儀不期月而吳之風泱泱矣夫吳號難治以金穀溢騰賓傳狼籍吏隸舞法謗刺叢興也而教化獨闕焉豈非降本抑末顛倒無當哉公超然遠覽獨追古之人而與之上下摹畫奮以泰伯子游為必可師而進我吳於三代之列故化易行而功則倍信道不惑之驗彰明也使吏天下郡縣者皆如吏吳之吏王道成矣迺夫廉以遠利明以蔽獄詳以理賦嚴以督奸儉以節費恤以柔民皆炳然為天下稱首

而求所以綱維鼓運回斡轉易則維古之道也故略而弗著焉乃丁亥之秋聖天子擢公為山東左參政吳民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公去我乎民將安歸於是其門人王寵識公為政之大者以序其行以為他日傳循良者告也

贈長洲馬丞序　　王鏊

古聖王國天下列之土而専治於侯伯長至秦始郡縣之後世繼繼不之改亦勢使然也然以下承上莫極於

縣蓋由部省郡以至縣而縣之任則繁焉故邑之鉅者必多其官官皆賢相與協治事庶能集否則多弗集也長洲為南輔近地民齒財賦甲諸縣號稱難治宜陽馬君恩誠以計偕循選銓曹來丞於是縣淳謹朴懋力於事事居官且久祿入薄其貧猶韋布時雖資盞充仞左右君不一動心故能始終以廉稱凡佐肆參令令皆賢之縣賴以益治行部使者知其操守檄署他縣事者三所往輙成治每代歸縣他縣民多愛戴不忍舍信乎能

廉則公公則明明則民無所屈抑而冝其慕之之若是也君丞於此地幾二考於民愈親於家愈貧而廉聲愈揚其名實固相副矣官階之登為日不久第其民之欲其留尤甚於欲其陟則君之滯於下僚方且自樂固非他官暫來倏去升沉不固視縣若傳舍然於其民之治與否無暇復謀者比矣噫官有貴賤其為委任則一苟責塞焉則賢矣果何貴賤之有今君如以一日視官以終身視縣隨所遷轉望治而不望擢則長洲治矣他邑

治矣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季冬吉旦

贈馬丞署事崑山回任序

顧鼎臣

立賢無方官人以世二者並列於經傳凡以辨美惡而存訓戒固也自後世觀之勲名節義之士多出於世家舊族而編廬眠隷之子孫雖或發身科第以取顯仕未幾多以賄敗者何流風餘韻無所從來而聞見者小也如前二說豈可遽為定論也哉在先王舉錯至公至明自在權度存焉耳嘉靖壬午崑尹尹君以考績去上官

擇可攝縣事者曰必得廉能吏乃以屬長洲縣丞馬君
令實所事事以往君移治數月得代去崑之士大夫耆
老吏民罔弗愛敬傾慕焉交謁予文贈之予素知君名
君來時予適以展掃南歸目擊一時治效刓彰善吾職
也遂樂為之序君體幹魁偉資性敦樸庶幾古之所謂
悃愊無華者且持己公而繩下嚴故賦政用刑譴訛振
弊雖或弗能堪然皆心服無後言屬飄風甚雨為災壞
民田廬巡撫李公命徧歷四境視狀君檢覈精里胥無

敢因緣爲奸者既而蠲租振窮之惠漸被弗替君之力
也國初科貢二途並列庶官無有軒輊自後人情向薄
法意寖乖科日重而貢日輕士不偶於塲屋積日需次
貢禮部入胄監待選吏部且十餘年始沾一命雖有軒
揭之才莫能自奮因而頹墮者衆矣君固嘗困頓於是
今觀其所立豈下於科目士哉本既正而末從之俾職
百司登大寮何徃而不可哉蓋君河南宜陽故族厥祖
諱旭者景泰中起家任内丘知縣滿九載民騰章籲留

遂得增秩再任又滿三考齒逾七十累疏乞休以去進退有禮如此其牧民持身之道可以槩見子孫業儒不衰婦或以守節顯家世相承傳君之所聞見豈區區寒賤鄙野所可擬哉然則立賢官人之法可泥於古訓而不論其世哉夫丞貳職也攝事借乘也而獲上孚下如此他日為令長治專任久聲績所就寧知不肖其乃祖哉於乎凡今之牧民者人人如馬君則民不窮民不窮則賦役有終禮義可興而天下治矣嘉靖癸未秋九月

既望日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同修國史經筵日講官崑山顧鼎臣序

嘉定等處萬戶郝侯政績記　黄溍

昔成周寓軍政於鄉遂兵與民一後世析而二之為將帥者徃徃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善乎荀卿子之論曰兵要在於附民而已為將帥而不知所以恤民乎若平江十字路萬戶郝侯蓋知兵之要而得先王軍政之遺意者也初予在金華聞侯奉省檄廵鹽浙東所過無秋毫

之擾心已志之及仕於朝往來吳下見士大夫咸言郝侯賢今年春官於儒司嘉定州父老陳銘鉞等以侯政績請記於石予既知侯久重以耆老請誼不得辭因諏其詳則曰嘉定為吳之要地襟帶海江每歲萬戶府分官出鎮苟非撫馭有方則士譁卒囂適以病吾民耳今郝侯之來紀律嚴賞罰信凡麾下士不以一毫撓吾民海隅晏安奸宼屏跡遇歲旱澇捐俸祿為祈禱費徧禜羣祀齋戒篤虔雨暘屢應歲既豐則創分府築閱武場

皆出資倡始民懷惠者樂相助初未嘗以役勞民也不寧惟是元統二年朝廷徵兵討廣西寇至元四年討漳寇師行多抄掠每過吳侯出郊勞諭稔其長曰出師以靖亂也而首為亂可乎且師出以律令已失律後何以戰吾既以告若若不聽則當從軍法其長惕息戒其下毋犯侯令民安堵如故後省檄徵吳郡兵徂漳侯慮其將發必剽奪或乘以報怨下令趣具軍資器械夜分啓行平旦民始知軍已發莫不感悅時處州沿海翼軍陳

慶等戍汀之上杭以餉不給四十餘日亡去吳戍卒賈
世兒亦在行總兵官麗之死刑俟言於行省此等本無
叛志第由主将不恤故懼餒死求苟活耳若當以死懼
失士心行省韙其議陳慶等得不死者八十三人他翼
之亡命者亦由是得免至若建安樂堂以居軍士老疾
者雖官與藥物常不給俟每出俸祿以濟其乏其惠於
卒伍大率類此俟聞望彰著行省每有訓練按眎必檄
俟以往嘗屢至浙東福建諸道數軍實察壏禁惠施威

布所部州縣鹽場莫不以侯之政績上聞運司憲臺帥府行省交章稱薦他如廣東帥府湖北憲司聞侯令名亦皆薦舉而侯退然不敢當性端謹好古嗜學淹貫典籍凡賢士大夫必交交則竭誠盡禮終始若一家居延接賓客鼓琴賦詩泊如也昔侯之曾祖元帥公嘗從太祖皇帝定河南祖襄靖公平江南贈効忠宣力功臣正奉大夫江南行省參知政事父明威公踵持武節服勞王家侯以屢世勛舊子弟而務學若醇儒為政若循吏

馭兵若古名將無一毫貴官習以俟之賢若此矧吾州之民又沐俟澤茍不紀諸石則不能見吾戴慕之情且無以勸來者予聞父老言因嘆曰兵民之判久矣爲將帥而急於卹民雖古之善知兵者何以加此然古之名將有愛卒伍而驕士大夫有愛禮君子而日鞭撻健兒後皆不能無弊今俟於卒伍既懷以恩而又能好賢下士不倦是又賢於古人者矣至於成其事業惟其所從來則雖先猷祖訓有足取法而其好古嗜學之功亦不

可誣也昔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以說禮樂而敦詩書也孫權之雄材大略而自云孫嘗讀書大有所益及吕蒙奉權教始就學魯肅過潯陽輒稱其才略非吳下比則侯之德業又獨非好古嗜學之功歟侯名天麟世居宣德自元帥公定河南因家宛丘予既為之序其事如左乃為之銘其銘曰

海陬之邦控延大江飈驚濤奔籍兵以防桓桓萬夫闞如虓虎匪帥之良孰靖其旅猗歟郝侯孔惠孔仁匪惟

馭兵實綏吾民我有水旱惟侯之惻是禱是禜保我稼
穡歲時豐穰海壖樂康廏馬不譁叢矢在房乃作大府
其庭其植我出我資匪藉民力民曰宜哉侯豈我需我
懷侯惠曷不相諸侯燕賓士淵淵伐鼓有瑟有琴籩豆
攸叙邦人來觀爲侯歡譁豈弟君子胡不樂胥昔爾祖
父曰維元勲功載盟府裕於後人曾孫孝恭克紹其猷
匪惟世美實予民休天子明聖宜褒爾績維藩維宣以
惠四國赫赫厥聲宜公宜卿百祿是膺子孫繩繩我匪

俟思人則具知德音不忘永觀厥辭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黃溍記

送陳忠厚秀才還姑蘇序　　鄒浩

通甫少孤舉進士不偶貧甚無以養其母慨然取家藏地理書學焉且歷求一時名人以為師莫不妙盡其長而機圓智獨又自得其象數之外操以涉世其術遂顯今年秋為先考終大事留數十日語予曰葬有吉凶失得之驗捷於影響甚可畏不戒不慎差若毫釐則禍起

泉下而集其家是誰之過歟欲自脫於天刑難矣或者
視權勢金帛何似而忘其心殆謂天可誣也我方陰自
積德詎敢忽須有學者憐其勤示其大端已而省其私
猶有忌情不知所慎懼將以喜怒行吾術弗與也余聽
其言而觀其行蓋君子人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
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心異於人遠矣函人之初設
心為利去矢心幾何哉特以術驅故卒以人自異況君
子乎通甫奠以千計然其年未老其游未倦其行術未

艾也陰德之積自不可以為量數又況學於其門者必皆心同之人乎今江淮閩浙間由指授以顯者著錄踰四十人而踵繼者未止人人以通甫心行術於四方其所業積又豈可以為量數乎通甫有子方十歲知好書成誦日數百言天報將在此乎惟勉旃以待

送文温州序　　唐寅

寅稚冠之歲跌放不檢約衡山文璧與寅齒相儔又同井閈然端慤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圓而實有塤篪之

美辟家君太僕先生時以過勤居鄉一聞寅縱失輙痛切督訓不爲少假寅故戒栗彊恕日請益座隅幸得逺不齒之流然後先生復賛抜譽揚畧不置口先後於邦閭者老於有司無不極至若引跛鼈策駑騎然是先生於後進也盡心焉耳矣且夫周文之聖積累仁義詩人咏之曰得四臣而天下附孔子之教册籍紀焉曰有顔子季路閔曾游夏之徒而道益彰今蓬巷之士頌先王守園模茹藿冠素羮葵飯脫粟逶迤寛博其異於鼓刀

負販之人若芥髮耳不先有所引擢後有所推戴輔翼其何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傳言曰朋友不信不獲乎上矣此後輩之所以必仰頼也其為前輩者道有所論授相與優息而無獨知無徒之嘆而後輩則高山在瞻有所標的是上下相成也今之後輩被服驕麗伸眉髙論旁若無忌不復識有前輩之尊與益也是豈長者絶之哉世有後進之彦以寅觀則知前輩之用心待人也矣今先生出刺温以病謝不報赴郡有期既當為詩以餞敢

又書此以叙寅之所德先生而無可為報者

蔡侯平海盜叙　方鳳

昔人論弭盜之方惟濵海難為功攻之則風檣奔駛彼利我鈍招而殺之則信與舍之則威損故陸宣公真文忠公皆以海盜弭於未發者為上功甚至欲擇守令之善武者久其官其曰茍非逆折其萌芽終恐難圖於滋蔓論則得矣然亦難矣哉吾蘇惟嘉定瀕海海盜出沒為患前此若劉通施天泰足一摇數郡震擾雖終底擒

滅而横罹鋒鏑靡費驚苦其賦虐之禍亦慘矣嗣其惡者曰崇禮亦施姓陰蓄無賴至五千人巨艘五百號横行水陸民居商舶酷肆刼奪貲貨山積佯建田屋雜良民中以自蓋然出入必以兵衛動輒與王法為抗人視之若虎翼然雖官府亦不敢發養成其惡者殆三十年矣今年夏河南蔡侯以名進士來尹茲邑部使者喜曰巨蠹可剔矣侯承命惟謹旦夜蹤跡虛實者凡三月務求不負上官之知而齒頰不一露雖左右信用之人莫

知也崇禮於是益縱肆法外挾惡少百餘謀汙鄰婦鄰婦度勢莫支紿許之娛以酒食而候已廉得其迹竊遣人火其舟擧其黨費十夫之力而渠魁就縛烏乎何其神哉人之所甚難而侯獨甚易之侯豈真所謂善武者歟鳳不暇遠引姑即二盜者評之擒通時鳳在垂髫萬方不獲不得已招以不死旣而磔於市擒泰時其費不貲官蓄告罄擁老弱之頸以赤盜刃於乎二盜起於倉卒成於數百烏合而其害至此若崇禮者逞數十年之

積而加以數千悍勇之氣一鼓而發江淮亡命應呼紛
至東南之害十倍二盜於是乎侯之功之大當享廟食
不但上官奬借之榮而已也鄉士大夫司空蒲川龔公
侍御沈君輩咸樂侯之成功且以爲地方慶也方率耆
老持禮幣再拜稽首以頌侯於庭委鳳爲文以張其盛
若夫學校剗吏奸息浮訟篤僚誼揃無益之費薄征
歛之法皆侯之政之善之可書者雖然侯以清才重器
志期遠大怡然不以一事之遇自侈他日高名偉績當

與宣公文忠並稱蓋區區之私所以望於侯者如此幸
相與勉之嘉靖癸未十月望日後崑山方鳳撰

崇明勦海寇紀事碑　　　　　楊循吉

明受天命主中國百四十年於茲豐亨豫大寇易蘖芽
我孝宗皇帝既靖宇內修武功遂誅蠻夷之干紀者皆
以次削平矣惟是東南嘯聚尚稽天刑則茲不能無申
焉蓋蘇內地也不當有盜賊有屬邑曰崇明實居海中
法制不及恒驕為患往時金璠劉通輩是已以其渠魁

既殲餘或寬而不誅故至於今茲尚弗克靖乃弘治十
六年春賊首施天佩鈕東山焚殺讐家拒官兵據半洋
沙為寇亂未幾天佩來歸瘐死明年弟天奉乘潮到太
倉西門燒船刼兵既而亦俱與東山來歸先帝用撫臣
魏公紳奏赦其死竄諸遐荒其兄天傑當遣不至復與
鈕東山煽集寇海上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其魁以十數
曰沈岳秦綵黃霑尹克文皆用父子兄弟羽翼刼奪四
出甚至掠運艘官糧肆無忌憚事聞廷降璽書切責職

吏跡捕甚急不能得正德元年正月魁東山逃歸賊黨滋盛作軍器號衣出入車馬張蓋鳴金鼓為令以舟縱横其徒至千人恣意殺掠汙良人子女不可勝數且謀陷其邑及上海城池衛所州縣匿不敢報郡守林侯世遠獨曰是不加勦絕復何俟急馳白於巡撫都御史艾公璞巡按御史曾公大有巡江都御史張公昊備言宜決討狀會議常州皆如議今上皇帝方嗣大寶圖纂先志討不恭命奏上詔曰可艾張曾三公乃駐吳中調四

府五衛軍壯得二萬人募船得五百艘置軍火器械為件一十四萬六千五百有奇以屬浙江屯田僉事高公江備倭都指揮王君憲使督之曰港汊要害其各分布以守毋令賊得便又使備其遠境防奔突我師既集艾公曰姑諭之使再往皆不報賊彌猖獗作聲勢自庇大肆焚掠自嘉定常熟靖江江陰諸縣無不繹騷久之施天常始來歸願縛羣盜首領自贖而東山天傑果以岳霑等來獻皆羈縻之民舍再令州同知周明往招餘黨被

留不遣且邀吾歸其人頃之乃知出二降賊所為爻公由是怒馳檄取明以還而下天常等於獄決議進討會上赦亦至於是三公皆請太倉禡師且申妄殺之禁是年六月六日高公王君帥師出海分三路薄其沙翌日登岸擣其巢穴賊衆奔潰藏匿大縱兵追勦遍南北大洋至於三卄四卄歷時十日賊設間阻我師師遂西旋爻公及二公議以賊必隨至盃犒士卒督其復進至乃獲施安輩殲東山前後撫致七百六十二名口俘獲四

百二十七名顆燒獲船四十九隻獲兇械四千一百四十三件金銀錢珠銅錫綺布衣服麥米等物五萬九千六百一十二觔兩錢文件石起七月十日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奏捷上悅賜勅褒獎仍令上諸臣功狀冬十一月賊黨於閶門外誅徙其妻子遠地是役也經略處置大抵皆出艾公而曾公綱紀其成其供億則林侯無事不任宣勞為多常守楊和二侯次之而以武進知縣余君濂參謀軍事同知丁君蕃

指揮使張君歛以計誘賊皆有功蓋始事至賊平甫百
日詔改半洋沙為平洋沙添設廵檢司一及禁沙船毋
得過上江著為令僉曰昔高皇帝龍飛時吾蘇實先中
原歸附民柔脆奉法令輸税受事惟恐後不幸海濵龔
為狂愚境土因是汙衊其君子羞之非我羣公侯君相
與主張協賛底是大功則天子必將大加兵於吾邦民
且震恐死無地矣由是言之克清大憝以寧其人國家
利賴生民受福焉可誣也乃請刻石為歌詩以垂無窮

且示其無良者永為鑒戒毋再罹憲而以有功官屬列之碑陰其辭曰

聖朝建國威制中域豈惟版民要荒咸賓孝考臨朝征伐四申慒慒海人頑狂而狺匪無斧鉞憫其來馴卒赦不誅輕典是因帝德廣大彼冥何知負險怙終自同島夷海波滔天操艫若馳謂莫予迫暴掠以嬉絳襖裸下霜刃差差有忤必刈不遺貨資村落遁逃避命流離列邑威震訛言曰疑艾公曰嗟惟是當伐聞於天子我師

乃發魚魚我師未至城下旗揚鈴鳴有舟悉駕指授方
略先塞港汊飛檄徃來靡息晝夜賊懼自睽執黨獻功
先聲既致陽許斯從載招其餘載緩其攻尚念黎元勦
不過窮如何變生以勤艾公公曰爾師文武將吏皇有
明詔寇在必刈凡予同事咸協無異爾其慎殺毋及非
庚六月既禡甲寅師行臨送於滸撾鼓揚舲襍以棹謳悠
悠旆旌賊則有廬或浮海居海居既除水陸並趨遂蒐
大洋鬼膠其舟去不可得卒為我漁紛紜自沈十死一

俘始誰為謀俾賊相縛賊有故新賊有首屬其羣既渙
厥魁可服七月丁亥振旅凱作公及曾公在洋胥樂衎
衎燕飲海霧清廓始時議征衆皆謂難彼狃海途我不
習船浪簸舟欹戰於何安悉主撫致式養其奸迄乃奏
功人寂無言凡茲設施後事先謀裕以籠之迭用剛柔
含容奮發盪平靡留執事始終二公林侯二公林侯詔
以狀上賞不遺細悉預旌奬赫赫元功艾公是長刻石
擒文永播遺響

江淮平亂碑

王鏊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絶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勿靖皇上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竪盜弄朝柄以淫刑苛政毒海内海内靡然發動逆竪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六與劉七齊彥明相扇起合他盜楊虎横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

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六七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平口遣平副總泰郭遊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

懼不敵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羣不逞且蜂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野以俟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獨帥其衆而南九月六七彥明寇漕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岩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

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
關劉副揔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
邳淮上揔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
迭進輒斃之乃逡巡遁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
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遇於水滸掩殺其衆殆盡六七彦
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
湖南又奔湖廣劉六隨溺水死七與彦明奪船東下犯
鎮江江陰栖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京安慶公復被

壘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
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揔漕泊王都憲繢俞都
憲諫時副揔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
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
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壘戰山北永戰山
南㦸戟盾跽行奪其險賊墜岩下死者無算七乘小舟
將遁溺海死彥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
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盪

平中外乂安議者僉曰盜橫南北所至創殘罪稔惡盈
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惟天佑民惟人順
天惟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戡諸大夫戮
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賈勇先登相與成
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效也是役也大戰十二小戰數
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
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刦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
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功

以示永久詞曰

赫赫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奸
竪亂朝實生厲階遠近繹騷盜賊挺起千萬爲羣血人
呀呀虎噬蛇呑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招徠日奏罔
功帝曰來完汝惟予度其徃視師揔吾戎務桓桓虎臣
雄邊健兒授爾節鉞惟爾指揮公至會師誓清大憝受
命徂征無或撓退王師並奮孰吾敢遏曾是螳臂而當
車轍載扼其吭載斬其桁盜始奔駭顛踣南北飛走計

窮海山之嶔狐妖憑丘鹿鋌走陰天厭盜虐海作颶風我師乘之遂殲羣兇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克全惟玆天幸始盜之萌豎也當國迄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之萌昭然不忒鐫詞海崖昭勳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觀

乾隆御覽之寶

吴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七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　錦